

「女性書寫」專題弁言*

紀元文

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
E-Mail: ywchi@sinica.edu.tw

本「女性書寫」專題所輯錄的二篇文章：〈女性讀寫／讀寫女性：女性志異小說與《科學怪人》〉與〈走出歇斯底里之後——試論以戀物癖建構女性主體之可能與困境〉，乃是解讀與詮釋女性主體建構、實踐的演繹過程以及再現形式。在名色繁多、眾聲喧嘩的婦女研究、性別研究、女性主義、同性戀議題等論述中，對於女性書寫主體的理論作縱深的探討，釐清各種成見與迷障，並輔以實際文本的剖析與佐證，將有助於吾人理解人類意識活動的概況與書寫活動的本質與奧秘，尤其是有關女性在文化創造與再生產場域所扮演的功能與角色。

二十世紀六〇年代以降，西方社會勃興的女性主義與兩性平權運動，確實衝擊父權體制下的社會政經文化，迫使人們重新思考、檢證傳統兩性關係的定位與位置。毋庸置疑，歷史上女性遭受壓抑、消音、誣讟、污名化的痛史，源遠流長，可謂罄竹難書，箇中牽涉諸多複雜的個別社會文明／文化演進的傷痕、軌跡與傳承。以現行的性別分工與權力資源分配的情況而論，不管是與父權體制緊

* 本文承蒙李有成教授、單德興教授與何文敬教授提供寶貴意見，謹此誌謝。

2 歐美研究

密結合的資本主義商品邏輯，抑或庸俗化的馬克斯主義或社會主義烏托邦，整體而言，女性屈居弱勢、被壓迫的現實始終如一。這種現象適足以說明父權體制盤根錯節、膠葛糾纏的結構，普遍籠罩或壟斷大部分的社會政經文化資源，壓縮女性活動的空間。即便是在相對自由開放的現代社會，與男性相比，女性的發展猶難免受到某些限制而倍感蹙蹙勢蹙。

在重重不利的環境之下，女性微弱的聲音仍舊透過各種隱微奧妙的書寫方式，呈現或再現自我主體，不絕如縷。書寫乃是銘刻個人受想行識的人生經驗與感情，同時也是創造與再生產文化符碼 (codes) 與象徵體系的活動；人類文明／文化因之而薪盡火傳，再創新猷。揆諸西方社會散文敘述遞嬗變遷的發軔史，即可發現女性作家對人情世態的洞察、藝術創造力的發揮，以及對於藝術渲染力的認識與掌握，較諸男性作家亦不遑多讓。十七、十八世紀風靡英國，膾炙人口的女作家卞恩 (Aphra Behn, 1640-1689) 與海伍德 (Eliza Haywood, 1693-1756) 即為顯著的例證。嗣後，由於科技工藝的長足進步，海外冒險墾殖的蓬勃發展，以及商業資本積累，逐漸形塑父權資本主義體制，並透過阿圖塞 (Louis Althusser) 所謂的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」(“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”) 宰制與操控教育、文化、出版、教會、軍隊等領域，澈底掌控文化創造與再生產的機制 (1971: 144)。女作家遂淪為次要與附庸的地位，長達兩、三世紀之久。

在這段漫長的歲月裡，以男性理體中心理論 (logocentrism) 為基礎所建構的典律標準，傾向於以通性、普遍性 (universality) 的語彙與修辭，掩飾與遮蓋對於邊陲、弱勢階層的忽視與壓制，遂造成男性聲音壟斷與獨佔文化生產場域的現象，迄今依舊無多大改變。對婦女研究、女性主義的研究者而言，女性的聲音是否在父權典律

規則之下被犧牲、消音，形成文本中隱無的「不在場實存」(presence of absence)，洵為值得深思的議題。落實到兩性議題，文本當中是否各分畛域，互相競合，亦即語言、文類、藝術感性與經驗，是否有性別區分？

吾人如果從晚近婦女研究的蓬勃發展，其展現的論述能量與多元化，以及實踐的能力與效應等方面來檢證，顯然答案是肯定的。當代法國女性主義學者西蘇 (Hélène Cixous)、依希嘉黑 (Luce Irigaray) 與克莉絲緹娃 (Julia Kristeva) 等人援引解構批評的概念，批判傳統的精神分析理論以男性觀點凝視(gaze)／剖析女性，將之視為他者之誤謬與誤讀。對照之下，女性主義者的「女性書寫」／「陰性書寫」(*écriture féminine*) 策略乃是強調女性身體與慾望，並以差異與殊相的位置，再現女性身體的經驗、歇斯底里、瘋狂等題材，以顛覆或頹頹父權的象徵體系 (廖炳惠，2003: 91-92)。¹ 根據西蘇的女性主義理論，「女性／陰性書寫」可以是兩性寫作的範疇，但她相信女性比男性更接近「陰性經濟」(“a feminine economy”)，較

¹ 雖然學者傾向於使用「陰性書寫」遂譯法文“*écriture féminine*”的概念，鑒於女性主義者亟欲打破性別等第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，「陰性書寫」一詞的妥適性，有待商榷，蓋由於在中文語言—象徵系統裡，「陰性」此一詞彙殘遺的負面指涉意涵，依舊如影隨形，例如「陰險」、「陰鬱」、「陰狠」等等，不一而足。為了難免重蹈男性理體中心主義的覆轍，使用「女性書寫」一詞，或二者並用「女性／陰性書寫」，庶幾可以避免預設立場與價值判斷之干擾，因為從兩性並存的現實觀點視之，「女性」一詞所指涉者乃是性別差異，而非屬性的優略高下，而差異 (difference) 與殊相 (particularity) 斯為基進女性主義者標舉之鵠的。不同語言間的文化中介／翻譯，文字有時而窮：「因為中文並沒有兩個意義不同的辭彙用來區分 woman 與 the feminine，不管是女性或是女人，都無法確切地指涉“feminine”的含意。……即使筆者使用中文的『陰性』一詞，它也被傳統中國陰陽二元的概念所規範，本身就已具有正面與負面的二元特質。……更精確地說“the feminine”是無法翻譯的，因為它在依茲格萊 [按此為作者之譯名] 的理論架構中，是一種未來、積極、正面的假設與可能性」(林松燕，2002: 10, 註釋 1)。

能夠容納其他的經驗，以躲避或重新規範現存的結構，此其一。再者，女性主體位置拒絕挪用或毀滅他者的差異性以建構居於宰制(陽性)位置的自我，因此西蘇認為「女性／陰性書寫」會促進「另類關係、知覺與表達形式」之產生 (Sellers, 1994: xxix)。由此可知，「女性／陰性書寫」乃是書寫類型的隱喻，而非生物決定論的本質主義教條。喬哀思 (James Joyce) 綿密泉湧的意識流聯想與詹姆斯 (Henry James) 筆下細膩纏綿的心理寫實敘述，皆為此一書寫類型兼容並蓄的最佳例證。

本專題所輯錄的兩篇文章皆為典型的女性書寫，打破或跨越身體與文本的疆界、成規，溢踰游移於父權象徵體系的隙罅與邊陲，進而改變或顛覆主客體的從屬關係，對於女性主體意識的探勘、釐清與建構裨益良多。如果說歇斯底里 (hysteria) 是女性身體潛意識裡對壓抑與匱缺的反應，表達對於父權的抵抗與協商，那麼女性志異 (the female gothic) 則是抗衡父權壟斷下的文化生產與再生產機制的存活策略。女性主義者挪用精神分析理論，尤其攸關女性身體、慾望的歇斯底里論述，以女性主體意識為基礎，將其解構、延(衍)異、轉化為嶄新形態的戀物癖機制，奪胎淪髓，成為女性展演與操練性別政治之場域；同樣地，女性志異其溢踰與跨越邊界的特徵，乃是具體而微的女性書寫姿態，旨在攪擾、鬆動父權的文類成規與典律化制度。

馮品佳的論文〈女性讀寫／讀寫女性：女性志異小說與《科學怪人》〉回溯女性志異發軔的社會脈絡、歷史背景及其文學效應，並輔之以實際文本驗證，勾勒出女性志異的系譜，堪稱為瞭解此一文類發展、演變之有力詮解。按女性志異乃是莫爾斯 (Ellen Moers) 在《文學女人》(Literary Women, 1976) 一書中所提出之名詞，泛指十八世紀女作家以志異模式所寫之作品，然則女性志異是否為一

單獨之文類，仍屬聚訟紛紜，蓋由於文學創作類型原無定制，作家個人的才具與再現技巧往往有出人意表的佳構 (Punter & Byron, 2004: 278)。故而談論男／女志異文類的區別，除了卡葛爾 (Maggie Kilgour) 探討「敘事形式、情節與結局」差異的形式主義舊章，本文作者以女性成長小說 (the female *Bildungsroman*) 的角度，介入女性志異小說的分類命名，順勢將「女性主體建構的議題」與文本／文化生產的社會脈絡掛鉤，實為獨具慧眼之解讀策略。²

質言之，在《科學怪人》(*Frankenstein*) 一書中，瑪莉·雪萊委婉地呈現女性隱而不彰的現實，隱喻父權社會壓抑、控制的本質，反而更凸顯與暴露「文本中潛藏各種踰越的可能，暗示讀者不應執著於任何固定之本質」，包括作者身分／所有權 (其夫詩人雪萊 [Percy Shelley] 在一八一八年與一八三一年版本序言中自以為是地解讀或誤讀，以及對文句的任意竄改)、性別扮裝 (女性作家委屈求的性別轉換以迎合出版機制)，以及顛覆、反轉傳統女性志異小說與「行為守則」(“conduct book”) 等規範／閨範 (etiquette) 書籍所塑造的中產階級「家內意識型態」(“domestic ideology”) 等等，勾陳稽往，有破有立，寓意深遠。

黃宗慧的論文〈走出歇斯底里之後——試論以戀物癖建構女性主體之可能與困境〉，乃是從精神分析中的歇斯底里發生的原因、

² 如前所述，「女性／陰性書寫」並非僅侷限於本質論的性別框架，而是牽涉到文本的敘述策略與藝術效應等層面。同樣地，女性志異的書寫亦當作如是觀。除了傳統上認定的女性志異作家芮德克利夫 (Ann Radcliffe)、侯特 (Victoria Holt) 與雪萊 (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) 之外，某些男性志異作家的作品亦饒富陰柔婉轉，細膩入微之特質，例如勒法奴 (Sheridan Le Fanu)、柯林斯 (Wilkie Collins)。誠如專研志異文類的批評指出，女性志異並非一成不變、固定僵化的文類，其體製流動溢踰，與時俱變，形體非一：「最起碼，任何女性志異的討論須考慮到，就像其他的文類一樣，一旦建立某種成規，繼起的作家傾向於不會僅祇複製他們所繼承的，而是以之作為實驗，並反抗之」(Punter & Byron, 2004: 281；亦參見 p. 280)。

徵狀，探討女性主義者如何挪用精神分析的論述，以成就女性主體意識的操練與實踐。根據卡涵 (Claire Kahane) 的研究，佛洛伊德 (Sigmund Freud) 把歇斯底里定義為「在慾望與身分形構的伊迪帕斯期 (oedipal)，被壓抑的兩性衝突再現於肉體，乃是一種無意識的拒絕接受單一與清楚的主體位置」(1995: x-xi)。論文首先澄清一般論者對於戀物癖與歇斯底里的性別化誤謬與誤解，認為前者乃是男性的心理範疇的徵狀，而後者是女性對抗父權的策略。作者援引佛洛伊德與拉岡 (Jaques Lacan) 有關女性與歇斯底里的論述，指稱女性以單一意符為基礎的思維，由於「無法完全代表／呈現主體、無法指涉分離所帶來的創傷性真實 (traumatic Real)，在符號層次中遭到異化 (alienation)」，因而傾向於運用幻想作為抵禦的機制，然而此一幻想又成為必須壓制的對象。女性為了要引起「小對體」(the other) 的慾望，刻意追求完全／完美的女性特質：「因此衣服珠寶也好，角色扮演也好，只要能夠遮掩不完美以便企近女性特質的，都是歇斯底里者掩飾的工具。」

準此，晚近女性主義者乃挪用女性對於符號表意系統的失落感，以及無法處理分離與拒斥的問題，以戀物癖取代歇斯底里，開啓女性主義論述想像的閥域。女性主義者剖析貪食症 (bulimia)、戀衣癖 (clothes fetishism) 與偷竊癖 (kleptomania) 等三種徵狀，直指女性追尋不到完美女性特質的焦慮的本源，顛覆父權資本主義商品邏輯，期冀透過協商、操演與實踐「鼓舞女性在愛的關係中佔據慾望主體的位置。」

綜合上述所論，本專題所蒐錄的這二篇女性學者的專論，乃係針對女性書寫位置之轉換與移置，反覆參證質詰，以開拓思辯與協商之空間，其間涉及女性志異系譜的考掘與辨析，並且反轉顛移精神分析理論對歇斯底里、戀物癖的誤解或誤讀，肯定女性身體經驗

的銘刻與記憶，重啓女性慾望展演與實踐的空間；要之，所有的論述皆以女性主體意識的建構為鵠的。隨著西方婦女研究、女性主義風潮的崛起，扭曲的歷史被扶正歸位；湮沒的文本重新考掘拭亮。女性主體論述的建構、深化與鞏固，可以裨益吾人重新檢視與驗證蘊藏於文本中的女性生活經驗、思維方式與感性結構。回顧女性書寫的一頁滄桑史，其間實有發吾人深思且資考鏡者。

參考文獻

- 林松燕 (2002)。〈身體與流體經濟——依蕊格萊的女性形構學〉，《中外文學》，31, 2: 9-38。
- 廖炳惠 (編著) (2003)。《關鍵詞 200》。台北：麥田。
- Althusser, L. (1971). *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* (B. Brewster, Trans.). New York & London: Monthly Review.
- Kahane, C. (1995). *Passions of the voice: Hysteria, narrative, and the figure of the speaking woman, 1850-1915*. Baltimore & London: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.
- Punter, D., & Byron, G. (2004). Female gothic. In *The gothic* (pp. 278-282). Oxford, UK: Blackwell.
- Sellers, S. (1994). Introduction. In S. Sellers (Ed.), *The Hélène Cixous reader* (pp. xxvi-xxxiv). London: Routledge.